



管子全書

重訂

十五之十六

辛
十

服部文庫

117

350

9



17
350
9

管子卷第十五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周元會環生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

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所澹而滅也春通戰危事也

戰懼好謀不然哉戎昭果毅處女脫兔懼其于養全勇必勝之非遺其勇者也過而沉溺下陷將神不揚日懼水水克火則澹滅過而艱阻憂虞將神不夷曰懼險險多謀則迷中 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

黃憲評澹滅迷中因懼而

管子

卷十五

一

險礙進退莫知所從故分其師衆人既迷必其將
 日迷中言在迷惑之中其師衆矣又况迷惑甚然乎若用師之道我
 亡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
 衆凡此二事皆動靜者比於死動而敵靜者則靜者
 滅亡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動而敵靜者則靜者
 勝矣故我近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
 於死也也動作者比於醜必無功故近於醜春通
 作即動也與動靜對我動而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
 彼作兩動相醜強弱未判動信者比於距彼能自
 申以敵我如此動訕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夫靜
 者近於見距也動訕者比於避服者近於見避夫靜
 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爲
 則爲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二者能
 慕和其眾以客也知靜之修居而自利則居然自獲其利也
 修天地之從是又人爲主
 梅士亨評動靜各有時乃天與人交因之會參酌於天人之際而
 天之際而慕和其眾以客也知靜之修居而自利則居然自獲其利也
 是又人爲主

而以天會之也聖人不妄命於氣數大略以參作造化調燮幾原爲主楊慎評以逸待勞不得已而應靜與作俱可爲主俱可爲客唯貴度之得故居則利動則有功貴知靜作之修從

待彼作而從斯如山而如風故守則利戰則功所以陰符合于兵銓陰節勝于爲主故曰無爲者帝其斯之謂矣言無心於爲任理之自春通文順道也武逆道也逆而順用之是以貴因天貴從時下所謂人先生天地刑聖人成也不刑則無成不從天則守地守地所以候天靜所以待動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將爲篡殺凶逆之節雖萌牙而生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績按別本註天因人事而生變聖人因大變而天因人聖人因天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爲客者乃爲客矣人事不起勿爲始而起可謂先事爲始慕和其眾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

曾彥評系載
排列彙編

柯潛評動九
天潛九淵是
此意

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將建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

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之意人先

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

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與地同極已下可謂

與地同極也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已得天

極也極則致其力已得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既成其功

若湯之升師武王牧野是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

所謂逆取順守者也則人何能成功之道贏縮為寶贏縮猶行藏也所謂時行

代之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母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而勿為

為寶身退也故窮寇事若未成母改其形母失其始不謂

勿追黷武必敗

也守常修始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

事終有成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安靜其人謹候其

時待天命令然也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贏縮縮因而為當重言之殷勤其事也死死

後起而應也生。生。因。天。地。之。形。歿生猶隱顯也聖人天地之形聖

人成之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

大小無不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春通湯武之革命順天而應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

先人常執謙中靜不留中心安靜裕德無求道德饒

於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春通狀兵以

女志曰始若處女敵入開戶故女從人

朱養純評不
得已而後應
此兵家上着

管子
卷十五
三

沈鼎新評兵
強而曰柔弱
陰節也

者也。不敢以先人。男先而女應。待其潰作。其所處者。因而成瑕。無不勝矣。陰節勝陽。後起者下。其所謂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潰。作也。雖復為政。行德常能謙讓。不與物爭。潰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秉時養人。持四時之其先德後刑。刑賞以春夏。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人。又宜以善。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也。所至如此者。雖有明察之哲人。不能盡矣。春通周陰節。明善明者。周不能蔽也。陽節也。周周稟也。是陰藏之義。善明者。周不能蔽也。

李泌評條四
門條八卦運
局妙于陣圖

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大明勝大周。人不能自隱蔽。必為善明者所知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無能為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為大明。凡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言既有大周之德。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明之德。可以為物祖。如此。則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運指四時。定昏且一歲。一日。陰陽動靜。晦明出入之候也。故以承大周。大明。天不能違時。而况人乎。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于大將將為心。獸厭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憎厭其走者。恐前有伏

朱長春評三
會言其極也

文主常武主
豪常極而安

不極

揚慎評會即

層二會等而

上之也

網罟。故聖人不敢以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
春通。厭走其陽節盡之時也。而我以陰勝之。故有伏
網罟。方其伏陰為大周。偃一側。不然不得。伏也。聖人
周。其得獸為大明。

之取天下。知云云。文設武伏。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
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

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
成其德義。大武三曾則武道

行也。故能偃其武力。春通。上言先德而後刑。此以武
而歸文。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好戰必亡。

逆守于順。春演陰符道書也。人以為談兵。管子勢權
書也。吾以為為談道。動靜以時。天人相因。贏縮成生。一

相天地。常居陰以待陽。居靜以待作。以弱而伏。強先
德而後刑。故大周極于冬。冬至。大明極于夏。夏至。總

歸于招搖。居中運天。而乘時焉。時有偃側倚伏。而德
力文武交三運之。運之既成。偃武修文。天下太平矣。

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時乘六龍以御天。各正保
合。萬國咸寧。其道與經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朱長和評治
意貴潛用兵
之要法天地
矣

法自然。故天包乎地。而依于地。始乎地。而生于地。坤

之上。龍血玄黃。則潛始之。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治心

欲其靜。地道也。動則天矣。萬物之動。皆生於靜。動乘

乎天。而靜不離地。故曰常動常靜。常清靜矣。戰危道

也。唯安能制危。唯靜能善動。故首言懼水懼險。神哉

人之心乎。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曰無撓人心。撓之

下則溺。上則震溺。則如水。震則如險。溺而沉。則潛滅。

險而蕩。惑則迷。中已心之不能勝。而何以勝。此皆
強為而不得其時。不合于天地以動。而傷靜者也。傷
則懼懼則滅。則迷則敗。

朱長春評篇中多雜越語。其古兵家流傳雜引之
耶。抑管子布行而蠡拾之耶。文于書中。最古。談于
兵家。最奇。最微。此兵法形勢家本論也。審勢而戰
戰無不勝。豈獨商周哉。漢之滅楚。越之滅吳。都有
此道。魏武于吳。蜀。且失
之。故兵危也。難言哉。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朱長春評正
一符爾雅似
春秋前文然
語古而休板

岳正評刑法
道德究竟必
本于身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善人不驚日

刑刑當故不驚如正之所以勝服之所以服勝之所以

刑此者所謂刑也勝勝之飾之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則人

政也此者如四時之不賁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

如陽宵晝陰陽如日月之明日曰法法之用守愛之生

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雖及人不天下親之曰德

德用之恩萬物親之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

曰道道之用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

之物待德養而成道以明之明是非也刑以弊之毋失民命刑斷

梅士享評詔

故人命民以徑之不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行令所以終人之

可從幸之不

不從邪徑也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欲使之明識正道

先之以理自

幸也分也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明之以察

以身而化成

其生必修其理故恐有不修理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

天下者也故

也則濫及不辜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

刑正而名當

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德及人致道其民付而不爭

人彼道則相付

任而不交爭也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出令時當

日政令當於正

日政時之謂也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愛民無私

日德君愛無私

日德德之謂也會民所聚曰道聚謂眾所宜也立

程敏政評又
重釋一翻隨
用醒法

蘓軾評五岳
四瀆以高深
為威儀

劉總評此八
字可為臣箴

張榜評風櫺
陣馬

管子

卷十五

常行政能服信乎

服信則政行常立

中和慎敬能日新乎

苟

和敬則其德日新也

正衡一靜能守慎乎

衡平也言但能守慎則政平而靜

廢

私立公能舉人乎

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

臨政官民能後其身

後其身則能臨政官人也

能服信政此謂正紀

日新此謂行理

能行日新可謂行之理也

守慎正名偽詐自止

則詐舉人無私臣德咸道

無私則不妄舉故臣德皆合於道也

能後其

身上佐天子

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

謂人之情變有九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

朱長春評單

言守戰至死之九變不言人之情變也散敘小言如不成章

沈鼎新評九變用效箇不然而歸在至死不德必非三閭所能致

朱養和評段段脫却法道

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死也

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

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

一變

田宅富厚足居也

一變不然則州

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

二變

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

人之致死於四變春通樂士惠君他邪無所往而無得寧死而不往

不然則山林澤谷之

利足生也

五變

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

六變不

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

七變不

則有深怨於敵人也

八變

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

九變功厚

多故亦自為戰而不德於君九變

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得其

管子

卷十五

七

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閼也。

梅士享評：民以九變守戰至成，而不德其上，是至變而不失其至常也。君入者必兼修九者，以一其民，然後民歷艱難險阻而不離其上。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

朱長春評：旨荒詞濫，戰國末之文。

姚樞評：列失君聖君德縱橫。

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

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

之樂，無禁圍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也。不思不慮，不憂

不圖。但任法數，故無所慮，圖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

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天下自理。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

者，道則謂上法，數，公正大道。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

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羣臣無詐偽，百官無

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

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謬妄姦言妄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

何俊良評陶
治亦有未盡
美者必如堯
後可

楊慎評當故
不改曰法典
常而更不常
非立民之法

也猶埴之在埏也。埏音和也。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

鑪也。治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

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

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

不禁而止。此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

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

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於民也。周書

曰國法有國者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不祥。民

不道法則不祥。道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言能

也此句當仍
云不祥或脫
簡耳觀前云
置法而不變

觀宜改法以主於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

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故曰法者不可恒也

法做則當存亾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法違則亂亾。聖君所

以為天下大儀也。君為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

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

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間

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者。

今止息者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歛藏也謂人皆歛藏過行以順

於法上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

葉水心評囊
法始無不祥

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

曰禁民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此二者主之所恒也

廢此二者則政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

所以侵法亂王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

謹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

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衆彊

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

珍恠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

動也珍恠奇物此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聖

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

沈鼎新評法
守則亂侵離
惑自不能動
但患君不能
用

柯潛評權私
最害法

不能守也然故謹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

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

陵於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恃權能廢

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剪公財以祿

私士謂剪公財以祿私士此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

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聖君則不然卿相不

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

固守之羣臣修通輻輳謂各得自通於以事其主百

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故曰有生法有守

周元會評只
二法耳君臣
民亦不能易

沈鼎新評主
之危生于無
斷則眾攬與
獨操同病

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效。之。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

魯彥評六柄
奪是以四位
失

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

事解見 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必旋及故

音羈 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纔往而人已移

心而從 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續按

失字當作以謂聖君 如天地之堅堅謂尊勝如列星之固

自古至今不見 如日月之明無私燿臨如四時之信寒暑

天星有虧敗也 來必 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苞上之四事而失君

以時 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

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

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

劉勰評不能苞四事自不能禁五者安得不侵怨

楊慎評五者蓋奪柄失位之道矣

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妄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

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

若不得所幸則怨毒日生也 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

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願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

顧望其臣 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

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來事

也 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

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謂屈也主因離法

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聽之近者以偏近親

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

言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

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

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

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

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

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懼貌。

績按匈。胸臆也。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

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

張嶠評虛匈聽上非守法不能

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見聞知也。

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

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

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

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

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

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

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

罰。遵令而行致非已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成。失

朱和評詞理俱妍悅至私說益公法損言之骨疎

姚樞評趙州
眼放光普照

有功法所不救故罪成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
 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
 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矣
 舉也賞不從令是教矣為舉措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
 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
 私心舉錯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梅士享評國必法於法而後其國正臣必能守法而後其法行君必為法主而後其法尊夫法雖自君生而君不可意為生也故法頗令虧蔽與失位奪柄者等而有私即壅蔽不行夫君臣天地以為位小民衆物以為象可私乎哉審於道數之間而公以行之斷以稽之任法以國治者也

郭正域評不
自法斷難以
法入列形揣
弊更甚于焚
坑

朱長春評嗚呼秦者此言乎有本標有表景日
 任法以法下也法于何舉下于何憲其言置儀設
 守揆六處四我無離而下無奪乃以不自法法而
 法人乎當其佚之使之離之矣上離之下收之矣
 禍甚哉非與斯所同學同術而壞古教以禍天
 下者以故書焚儒坑一棄先王之則仲尼之誦而
 付天下於法吏以愚天子於恣睢主脫桎梏監門
 而竟莫為葭屋之匹夫哀哉天如是乎則斬艾萬
 民以驕一人而為君生民不為民作君也法士當
 七國之末波七王之麀濫自欲行其說而度世上
 必不能行其說則以其便樂逢其心中之而後任
 吾法以畢行吾意所謂務入而不務矯務苟且而
 不務衡務取一時自計而不顧人國久遠也甲哉
 祇恃恩鼠之最下流矣幸而天不終禍世以借秦
 為鑑猶且後世之典王出入不免焉故立論者可
 正勿偏可拂世勿阿世可以演卯先王之道而不
 可亂也道萬世不可易者也觀于亂而識宋
 儒之反亂正心誠意一時之迂萬古之式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朱長春評文與任法相似中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又忠臣死于非罪邪臣起于非功美言可市他日出雷同耳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今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續按識當作百官職乃字有所關故君臣共道則亂。故曰共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誤衆心而專之亦爲失也夫國有四凶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無所稟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止故曰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

程敏政評法立則四亡自第

揚忱評不兩不二惟法之以

雖欲上通中道爲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也不爲惠於法之內也。不惠法以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也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爲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爲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非法度不聽則詐僞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也有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譽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

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

賞以毀為罰也。以毀譽為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

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

為匿是。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忘主成交以進其譽。故

交眾者譽多。為交友致成。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

主多矣。是以忠臣成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成。而邪臣

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所成者非罪。所起者非功

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

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為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謂

朱養純評非罪非功則黨之蔽明也

沈鼎新評私家營逐故官失能而邦國珍瘁

君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眾。非以尊君

也。所屬之數。雖曰眾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

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

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

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人。則與無人。

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

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

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舉之。不可隱蔽也。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

也。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

李泌評明別者法之為也

之而不。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明別能退也。明別則無偽。主雖不身下為。謂不身為其事。而守

法為之可也。但守法則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梅士享評言人君當顯明其道以為法擇人也夫舉錯者治世之大權也舉錯一不正而有譽者進有黨者庸則臣民徑竇以成風由是權出于下君臣之間不明別而法亂矣夫先王以法擇人不自舉况以譽舉乎以法量功不自度况以黨進此法之所以明而臣民無重私以輕公者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為從故法可

梅士享評言為君者必提衡於道與法之間毋櫻民

以所惡強民以所不欲民既心服體從然後禮義之教可與故曰正世調天下言必民情調然後法立而國正也

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歛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不能無侵奪人財竭則侵奪以供上稅也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倪傲也謂疲墮而傲從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歛後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

沈維垣評人君視人皆勝予而立法則要勝人

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合姦邪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

柯潛評頤跌轉折處處生動

世人心評陳法須從民欲畏上著精神

黃震詳與民謂利害故法

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人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疆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

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

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莫不務於理也所務一也夫民貪行

躁而誅伐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

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姦多反傷人也

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三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

危良人為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

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

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持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

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

何俊良評語
語民情真象

朱養純評又
回顧貴勝法
絕

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

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

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

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

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

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

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

不察也

朱長春評此等文漫易濡下世運三代之末其文運亦然夫所貴法古法其盛不法其衰周秦之交

衰矣。不善法者。從其易而溺之。同日先秦而不知。徵喬克宗。不可同年而語也。漢之賦文。六朝唐之詩。皆然。以東京進西。以宮體雜齊梁。以晚當盛。人皆笑之矣。惜乎唐宋之反古者。不辨於此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梅士享評富國必本于農事未作文巧禁則民自趨農此過流以歸其源也民歸農當軫念其苦毋橫征以困之民粟多毋坐听其流當有術以均之此先王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年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

所以安四民而成王業之本也

朱長春評禁末止奇不與後廢者盾乎一國何以行之故管子雜家葵蒼之書

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國富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未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疆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

也。凡農者用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

張榜評備論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

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

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也。秋糴以五春糴以束是

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糴便收。故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疋也。

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糴三

也。下閔市府。闕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廩與之事。庫之徵四也。

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闕市府庫之徵亦用粟

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

沈鼎新評有
此四主民如
何養則國貧
之病更倍于
未巧

張榜評備論
四倍而列三
于前帶一于
後布置之法
甚奇

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

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

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獲。中年畝二石一

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

者土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

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事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

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

故曰。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

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

劉恩評此又
二法

朱長春評霸
不務德而勤
于兵故粟生
之而隨耗之

朱養和評粟
關三歸寧得
不重農

朱養純評總
歸本農事上
面或恤或均
皆富以儲強
之術

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粟生
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粟也者民之所
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粟也者地之所歸
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
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
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
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
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
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

曾彥評不利
農則粟自少

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歐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
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
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
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
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
之曰寄生之君言動是寄為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
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入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
塗塗因治國之道也

朱長春評凡言富皆書中精言此管氏本術也至
者必其遺書不亦去管未遠治其家學而善于計

管子
在春秋之末。戰國之首耶。戰國以主富國而治
富民。一。概急之以法。久之而以生之。亂之而以治
之。國可
冀乎。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按

管子卷十五終

管子卷第十六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叅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

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

下生五穀上

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

人。是故民氣

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

杲乎如登於天

杲。明貌。杳乎

如入於淵。淖

女。教反。

乎如在於海

淖。洧。潤也。

卒乎如在於已

楊慎評寫精
氣入微。莊生
繪風。風斯下
矣。
朱長春評內
業玄所謂內
丹釋所謂內
典也。專主譚

道
梅士享評此
篇論理有精
妙處錄其佳
者

管子

卷一

人有氣則存故

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

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

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其

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春通

敬守勿失是謂成德

不失氣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

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春通

定慧得果春演杲乎如登杳乎如入淖乎如海卒乎

如在已四言無道業節候狀丹功進退終始後世道

詭無以及也此理至微此言亦至微不可言顯可神

會會之字字皆丹下承不可止以力四語并作法備

矣且暮解在能者此處政不容力也知出其定之慧

乎果得其証之成乎西方秘密具矣大學能慮能得

其是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自充自盈而無虧也自

耶自生自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

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亂於心則失矣能去憂樂喜怒欲利

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

見可欲使心不亂欲既已去餘情何處著脚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

利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折折乎如在於側

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渺

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此稽不遠日

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春通若

春演心為神室言心神已具矣養氣之後只當養神

反濟而安和稽之不遠日用皆是物也如在側如將

不得如窮無極狀神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

之妙亦稽神之法耶虛者皆道

李泌評神固無方

孔穎達評不復不舍精微扶玄

沈鼎新評與我俱生我亦是神月耶指耶從何夕區別

張嶠評心靜理氣得養氣

管子

卷十六

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今謀欲尋

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謀乎莫聞其音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於道則不

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

力寸虛道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

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

謂之道也春演氣合神神合道道固而形充出入無

疾服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道之舍也不見希

不聞夷希夷而道成成而序其有序耶無序耶業者

內知春演無音卒乎無形淫淫乎在於心即與我生

矣神之來也妙如是乎有見有聞何以得是

日卒在心目淫淫生登假知岸在舟不知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

之訣

止若靜心則氣自調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

理故道來止也人故不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

遠也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及

窮之則眇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修心

眇然無所靜音道乃可得春通多言數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

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

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

也春通惟玄惟默無視無聽形將自正道將

來人之所失以成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

管子

卷十六

三

朱養純評曰
縫纜開落落
乘可微會此
吉

蕪賦評起語
便與

管子 卷十六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知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

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

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

不為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

為地之枝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

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

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

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枝自堅固也可以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

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為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生生乃

郭正賦評不變不移握定之宗

程敏政評止而生而止心融于道入一天矣

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生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春演

曰無思慮營營曰不可以思曰多知為敗曰無知無得此言思知何也形於神生心於心死乎死之為生乎止而無思無知道生而有思有

知人道也道之思知天也入人無天入天無入無入人亦天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

安入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

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為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

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能

君萬物無心為有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

使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心自治矣治言出於口治

也

葉水心評無為有君故不易而神智生

管子

卷十六

四

朱養和評墻
壁瓦礫無非
法身

揚慎評除乃
洛除義即所
謂虛其胸也

事加於人。則無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
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

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

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
貌也。春演淫然自至。至者知不至不知。自至者有強

至者。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者神萬物中義守不忒

不有。若常守中。不以物亂官。貪物則不以官亂心。貪官則

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一往

一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失之必亂得之必治。

謂神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寧念

治之。寧靜思念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得

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

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止則無過道滿天

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一言之解

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

於九州蟠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中滿

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安治之者心也安之

者心也。治之與安心以藏心。言心亦藏心之中又有

心焉。以心藏心故心中又有心春通心一而道與人

岳正評以心
治官方能解
道

管子 卷之六 五

有心也。心以藏心。以彼心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音以先言。

我之神。定其元神。言從音生。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形然後言。有形則言。然

後使。有言則出命。故音先言。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使而違亂。乃

死。亂則凶禍。至故死也。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

而榮也。內藏以為泉原。內藏於精。則無窮。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為

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能生氣。故為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

不有竭。涸。故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乃

能窮天地。被四海。體固。竅通。故能壽。畢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

邪蓄。邪蓄生於惑意。故內無感。意則邪蓄自銷也。心全於中。形全於外。

朱長春評使然後治不同有為之學也經曰心使氣曰強蓋生曰祥沈昂新評精藏氣生故體固而邪感銷此中消息最微

則外不逢天蓄不遇人害。天蓄人害能禍不全者也。春通不逢不遇解在莊子

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中。強春演皮膚耳。目筋骨。四驗

深于道。所以充形也。根心生色。德符養徵。神藏其中。非形何驗乎。形非舉肥之謂也。神有居其形者也。皮

膚裕寬。此理諸家少發。面如鼓。頭餘皮。項有繚。相人。以是定其天長。其裕也。有以裕也。乃能戴

大圓。而履大方。也。地也。鑑於大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敬

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

道。是謂內德。發行於道。故內得也。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不反守

于道。則生有差謬也。

姚祖評形充于道深

朱長春評凡道此下語精理真是經言然大約管子中論道時總雜不一且精于微未妙于化猶以識入非以神解有之無非無之無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慎不泄。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密。必堅必固。堅固則精二解。守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逐淫澤薄則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常道自隆。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內必形也。和於形容。心利者容粹也。見於膚色。內暢者體澤。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遍天下。故疾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無通不言而聲雷鼓。淵默而雷聲也。心形而明日月冥冥獨見曉也。察于父母若保而心誠中也。唯保赤子乃能此。賞不足以勸善。慕賞為善非本為善。刑不足以懲過。畏刑

沈維垣評氣能結聚則變化不窮

懲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心意定而天下聽。故天下聽也。搏氣如神。萬物備存。搏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能搏乎能一乎。則自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道順。故不須卜筮而知也。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諸已也。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人者能止能已。舍人而得已。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已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春演思之重思與思誠理合。若說何思何慮解心釋神則此墮有彼人無耶。即下言思之不捨內困外薄則亦以吾不通聽之神通者也。非強神以索通矣。強之不神神不來矣。故曰無飽勿致節。齊自至。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

曾彥評精氣
之通天地一
體何況于鬼
神

何俊良評取
忘鬱樂忘絃
希然穆然

神為通。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

其力蓋由思之不。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

日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搏，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

而成也。春通鬼神。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其知，自生通之，萬物備存也。

慢易生憂。暴傲生怨。疎慢輕易，必致暴傲，生怨，害必多，故生

也。憂鬱生疾。疾困乃死。憂，患鬱塞，懷不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謂彌留而死。

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不蚤為

圖生將與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生將與道其舍，而至於死期也。食莫

若無飽。飽，食者善閉塞。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春演善制者不割，善沒者不溺。

善刀者無傷，故思之，重思之，而勿致，勿致思者，可以思矣。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中

也。言能節食適思，常莫過中，則生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於天也。

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養成其形。合此以為人。言合天地精氣以成人。和

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春演和乃生，天之為也。察和之道，人之為也。知天之為，知人之為，以其所

知，養其所不。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

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至於徵驗，又不知其類也。平正擅胸論治，在心

此以長壽。和之情類，雖不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胸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

可以益算。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節而長壽也。當圖而去之。

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為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

沈鼎新評
和法莫若
五欲二凶

胸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既平且正獨擅於胸中
也春通精不見微不類冥而內養一而外通和之
道也論治于心所以察和而平正也節凡人一生也
五欲去二凶所以守和而擅平正也

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

岳正評詩樂
禮敬非相非
借

詩詩有清風之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
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

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藏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涸大攝

謂過於飢血涸謂充攝之間此謂和成攝得中也充

暢而有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

度乃為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飢則廣思

飢而廣思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

四末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老不長慮困乃

邀竭令老則益困而邀竭春通虛能靈飢則虛矣思

生慧老則定矣長慮以生之慮故神來長故神遠故其困不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

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

守一而弃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能弃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

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

意之行氣似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

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

柯潛評廣慮
慮長正以養
其神

沈鼎新評太
和委和少此
一脉便不生
故言憂怒悲

管子卷十六
九

而歎先之

管子

卷十六

則害道。故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廢亂則當正之

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

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春通安而後慮慮而能得道來可

謀謀則道來也養生口為。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

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

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

屯泄句中無敗。謂勝理丞達屯聚泄散故句中無敗春通得和則理平而丞之不和則此

動而泄之有道却走馬以糞無道戎馬生於郊也節

理丞飲和也屯泄發陳也故不新成故句中無敗節

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楊慎評內業
數章參同道
德無以過之

趙用賢評禪
篇已下多非
管子書語意
大不類

朱長春評道家三要精化為氣氣化為神神不可
言也故以精氣為業首人以精生既生有氣氣神
相依人乃長生養氣政以養神也孟子不動之學
理與此合此言內業便具許作用節侯頗與廣成
陰符相參後丹經少
記則此業之支流也

封禪第五十 元篇今以司馬遷封禪
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禪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

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昔無懷氏 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 云云山在梁父東 處義

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

管子

卷十六

十一

岳正評封禪
諸山敘列周
悉

葉水心評會
之三六是霸
業

管子

卷十六

二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顯項封泰山禪云
 云帝學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
 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
 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
 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
 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鈞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
 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
 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
 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

沈鼎新評無
祥瑞而欲封
禪則後心虛
變

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部上之黍北里之禾部上山也部音
 雁部上北里皆地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
 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鱧西海致比
 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鵠鵠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
 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
 茂鳴臬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梅士享許不受命不得封禪此管仲匡君之正也
 乃桓公自矜無異三代之受命則君心侈侈則不
 可復約也因設為地瑞天祥可致而不可致之物
 彼桓公者寧不愧于蒿藜之不可為嘉穀鳴臬之
 不可為麟鳳七十二代之事可效而不可效也故
 不爭封禪而封禪自止易曰納約自牖終無咎仲

管子

卷十六

七

之謂也可為國
臣大臣事君師

小問第五十一

稜篇二

朱長春評小
問小史也內
外傳時有諸
子亦時有此
中佳者入古
漫者不足攬

朱養純評仁
廣義大所以
富國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仁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

蘇武評戰勝
攻取無如得
人奪守

何俊良評重
賞有勇夫何
况精材

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借之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不可為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

日三倍不遠千里

酬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為遠皆至矣

桓

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

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

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利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

對曰以奇奇謂權譎公曰吾欲備知天下若何管子

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則

楊慎評以不識目小則識日進以戒予智也

知天下遍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春通不出戶知天下自性具萬性一徹則俱徹非天下不可識吾有不識也語無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為國者必入守

出戰今吾於此二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者預見其患矣

柯潛評觀三關蓋知民不可無死信

之難守戰之難必致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

然後為君視聽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

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闕也苟不處不信則守

三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

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

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說

而哀墳墓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

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桓公問

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

曾彥評四者
真子民之道

姚樞評深鏡
民情

管子

卷十六

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為其寡也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能行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不在寡少也何為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為少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嫌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詐設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來者驚距驚疑也距止也聞其役煩則疑而止也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止

程敏政評傳
露華百英粉

梅士亨評政
隨時易是謂
救時之相

更有何事以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得信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渝此者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遜讓如此有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年穀熟穡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皆從故道年穀熟則

管子

卷十六

十四

黃震評轉移
變換良牧也

會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患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梅士亭評桓公不能王管子豈不知而待賓者無特以桓公九吞諸侯之後念頗自矜而羣下進諫猶恐意弱故管子不自言而啓召鮑叔牙鮑叔牙又不自言而啓召賓胥無待羣賢至而接古証今公始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也。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遁繆妄之事無所此可謂遠於二三子但當塗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

不能不報于世澤之薄而王之難也此善引君子道也

沈鼎新評孰知親中自有畏

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吾欲勝民。言欲勝民服於民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

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勝民為易，夫勝民

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

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謁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嚴誅。數省有過

嚴其罪。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

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故也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身戮

夷雖能不久。雖能勝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持謂見劫

執也弑謂殺親也君之國吸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

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者養馬者傳馬棧最難。謂編次之棧馬所立

也。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類則

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棧敗矣喻小人用

則君子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

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

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意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

劉應評先愛先定語窮源

管子

卷十六

十六

朱長春評傳馬棧工于厥粟不工于順美浩浩乎工于下士此小問之舊言與唐詩古詩語自謂若芳不古

見愛則人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國強。故可以危鄰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利能已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釁社。祝鳧已疵。獻

胙。祝祝史。鳧疵其名也。胙。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與若之

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瞋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

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

沈期新評君好善名方能除苛疾去虛賢祝鳧可謂善導

仲復猶告也。管仲以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

祝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

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

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

者。君乘駁馬。而泚桓。迎日而馳乎。泚。古。公曰。然。管仲

對曰。此駁象也。駁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

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

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耻也。臣使官無滿其禮。

梅士亭評昔衛懿公為狄人所殺。食其肉。而舍其肝。其臣弘演出使還報命于

肝自利腹實而納斃公之肝於是桓公聞而存衛使莒有若臣管仲得不救乎

朱長春評粟禾兩喻即臨管之品也粟之粟利用守禾之和利用合故九合一匡仲能之仲死而齊戎車不駕會壇不策則隱之材

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是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

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

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未敢自恃。卷若城，苗之繼，芒在外有兵刃。

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此其可比

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胡絹切。目搖也。至其壯也，莊莊乎

何其孺子也。眴眴，柔順貌。穀苗始則柔順，故似孺子也。

短耳隰死而三堅進五公

子爭國而霸遂衰然則守亦何容易乎

周元會評事亦奇詭

何其士也。壯謂苗轉長大。莊莊，矜直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

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茲勉，謂益有謹厲。茲免，與滋勉同。天下得之則安

為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

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闔然止。瞠然視

關。住立貌。援方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

前入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

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袂，衣走馬

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

沈維祖評神
知果神

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心。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

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

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于戰。于江邊地

未亂不得入軍門。齒也國子隨其齒。遂人為于國

多。戰功日多。言於于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

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

哉。管子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

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

其室。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

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授之配甯子其欲室乎。

張榜評後在
仲後何以云

梅士享評以
管子之才而
不難師智于
婢詩曰采薪
采薪無以下
體仲之謂乎

李泌評善子
料事

楊慎評言脫
于口不郵而
傳蠅為兒竹
為簫可畏哉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
 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
 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
 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
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
 目視上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於是乃令
 之復役毋復相代
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
 君今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已必
當來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饋者延而止
饋謂贊引
 賓客者也
 與之分級而上
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
 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日子
 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

安能防之

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
 善謀而小人善意
善以意
 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日子奚以
 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夫淵然
 清靜者絳經之色也
心在兵武形氣
 盛故其貌豐滿而手
 足拇動者
中勇外形必應
 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
 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
莒字兩口故
 二君開口相
對即知其言莒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
 服者唯莒於是
唯莒不服
 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
 以微射明此之謂乎
言以形色之微
 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

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按

管子卷第十六終

